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一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明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檇李高承埏寓公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
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
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
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

後山詩集卷一
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

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邪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呵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
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
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
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
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
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從其去又
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
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請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
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
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
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攷焉曰臣奉聖
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

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啟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

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副將文字與石普圖承翰照會掩殺及招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具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

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轂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俟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

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旣陳清問合聲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

後山談叢卷一
決勝尚能虛已以論謀兼彼大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祀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顯手顙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方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

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曆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藉民兵非違約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

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于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貪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得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邪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

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講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之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羌塘始于河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願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

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脩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夫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

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少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

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
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
不欲保和邪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
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
納公上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
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入有言
可卽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
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
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
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
君寧出此顧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
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旣喜且懼終
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蔡公不發
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

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
不過五日尔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
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
之欲還内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
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内而行也遂行六軍百
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
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曾中

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
富貴動其心邪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
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
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
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破切於龔古勇反深之

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
世謂黎爲摸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

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繪所著索緼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

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績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

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師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去軍牒并制書也竦不能屈

屢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師遣當使北名用仇而寔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問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

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俟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

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

重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鵞效其腕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

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泚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
馳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

一本作冕

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

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
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
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
冠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
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已嗟乎世士可與語

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
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
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介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
雅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
獨髻爲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
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

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

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又後子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

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南唐於饒置墨務歛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

本美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爲不追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尔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尔然家口四十

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黃由尚書郎出爲
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楊
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穎公初爲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
人謂穎公曰吾使相尔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
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推阜曰此大
富之相也

墅處潞之異人也金卿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

曰兩貫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
幸過之及門息于廡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百
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乃困者所納課
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
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
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
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

後山詩集卷一
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
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
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
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搏
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
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
位雖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

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尔孫位方不用矩
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
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一

終



國家圖書館
卷一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二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明

樵李高承挺寓公

校

諺曰甘少先生則麥熟

苦則

黃蒿也又曰杏熟

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

棗熟則歲豐也

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後山詩集卷二
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
雖暑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

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
厚獨祥臥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爲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盛服
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謂之有
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爲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甃皆用磚歲夏大雨聞
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郝度而
莫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
而嘆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
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

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
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
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陝之守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爲高
大務經久耳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
實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
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
與泥爲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
狂亂旣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
斃死主沃塹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
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
虞部聞見賢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
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

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

平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且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王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

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扃鑰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怕便可包後

夏英公伏日供帳温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醮藥水爲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錄皆阮逸所著逸以少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画虎掃旣一室屏人敲塞門塗牕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去閻以画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及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

不亦疎乎

李公麟云吳查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画工匠手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各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楊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嗟不迨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常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也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奎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鑠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

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舍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
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祖一言入山
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
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
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

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淘汰天
宗之而圓通非之正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
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圍卽知咎休故號
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天
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旣發有根貫
在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

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
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
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
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旣多爲備
使候時以報技毋就蓐卽生

文正李公旣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
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于簾下宣獻前
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

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
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璫瑁云

代北界天池止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
新廟舍作脊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
罷之契丹始至室易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
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

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鱉血碧蝦
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厨不登彘肉 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猪厭

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

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蓄之蓋彘血解

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鰻魚明越江瑤柱

莫能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决明登人謂之鰻魚明人謂之孔螺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盖蛤屬惟蚶有血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
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旣而衆工作苦持
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
捕之皆獲

邠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而吏垂乳流漣如乳婦

神宗常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

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卽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旣寤莫測也旣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常守睦有蕭灑桐廬郡

詩桐廬真蕭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旣入解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嘆以爲山野旣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

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盖不琢也比歲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旣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間有醉蛇倒而持之得酒與血怒而飲焉昏閉倒臥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蟲

成堆自是無蟲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患少耳

潁諺云子過毋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潁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

而魚不出爲潛云

田理有橫有已間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鞞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尔

諺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

地 下 濕 不 積 一 凶 則 飢 矣

趙元考云寒食麩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南唐竟州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阜茨末置書葉間然不如也

霍山曰丞相檀成宗廟羔菟菹顧泣羔菟菹以供祭也周官蝓氏鄭康成注蝓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復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
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
書院印焉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
紀爲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
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
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爲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州守李恕之留
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衛真主簿而
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
李怒曰爾恃歐陽脩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
豈待歐陽公而立邪卒歸衛真李恕不解深父
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庭忽有老卒生火
掃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卽怒以爲不勝

任逐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除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札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卽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員下押綱

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旣卒其家客鄢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常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爾未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往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

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
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
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
死夜則復生冬結冰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
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莫公奉
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宜后當國九年
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
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
乎

釋從青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聚衆而靜居不
出善画樹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爲修候則量
其多少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過而請
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
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
一府今議以聞仁宗崩計於契丹所遇聚哭既
許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
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
下喪之如親余時爲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
哀也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以祈福
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
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
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
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
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潮旣平溪洞皆納土請吏 太祖不受
延議獨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河兩說文潞公安樞密熹王故道

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
安是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
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
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
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
也

故事常赦官典賊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更

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闋
而赦則盡赦之矣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
中易知素貪細既食太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
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
而不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
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二

終



國家圖書館
叢刊
卷二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三

宋彭城陳師道預章

華亭陳繼儒仲醇

明 構李高承埏寓公

校

仁宗初卽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
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母
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

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
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
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
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
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
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
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

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智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
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
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
出於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
復初初洞欲於俗思以求至其明古者謂之蔽
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

始於學

此段疑有脫悞

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
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勸請曰我能去障則
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
取焉曰吾愛其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
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
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
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如市墨者乃庸

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
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王圖其像
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畫掛叩
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
覺稍遠已而嚴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卽呂
翁也乃以所画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
神人也

鼻說文從辛從自古鼻人戚足鼻苦幸之憂秦

以臯似呈字改爲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臯
字故從目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
欲其不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臯古文也說
文不當以篆寫之

駕以一馬來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
各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
駟亦參也

說文云驂駕王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

名乘矢乘韋是也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
其西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
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
官桂遜公惠公之子書言事歷詆執政至公
惠曰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

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
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
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
廢爲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一
罷去一言之謔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
日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画名
而從之學有以画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

爲能此其所以爲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
盡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画也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旣而
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
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
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
宅爲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
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

後山談叢卷三
五
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召不外大父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款中國故疑

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不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也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間之而止余爲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爲守兩吏持箱奉遺誥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

爲冀州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
故事遺詔旣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
示先人遂都留手龍圖王學士益柔擇日而成
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廷張文定公方
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
髮解帶鞵而不履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
日成服元豐未余客南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秘書監劉几好音與國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
幸其弟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
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
而不出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而工至橫管
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画不成而爲草顏魯公學張
草不成而爲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
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爲画吳旣不

能越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曾名之弊也

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
以爲然旣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
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
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
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
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邪亟書所奏事來不
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

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
事聞公自是異李焉元昊旣效順而不肯臣請
稱東朝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
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
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
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
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諭自
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

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卽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卽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惶恐詣次求見公謝却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

而後升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於遽以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目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公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

後山詩集卷三
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安而
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責
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旣別顧萊
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
學爲戒也

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廟間燭淚成堆
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薨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讎罪而
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間者莫
不笑也

潘美爲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咸道通判
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
屋記至熙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使往來卒
不能辨而與之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
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

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亦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邪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憲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旣上乃免

太祖旣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

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驛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任江陵當任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請界

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踴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卽引去遣
問之曰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爲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
有林號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
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預之
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
羣木皆落從者以爲枯也木下有剝石石有象
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

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剝一樹永出煩籠
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
道場石乃剝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剝
一樹謂建剝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苟無
此石亦足惑世也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
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
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

處木卽縣壺者沈丘令張殘閩人嘗至蔡爲余
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
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鸞亂飛者是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
極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
奉神宗諱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
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
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

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
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
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
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
澤如春普慶俄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
歡忭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
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
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鱧魚大魚白也今謂之鮒子

王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愬于達不受亦不較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其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我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常語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厨使其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日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邪於是以前賜東華門外

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爲微官畏其迂情而就法也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枉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
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
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
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爲學士襄有書名而

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祖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
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是長子楚王以
疾廢宗次爲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
內侍欲斬邪豫立太子正爲此耳且吾奉手詔
可取視也王旣入公遽合戶鎖之而去真宗旣
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旣崩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
揖太子以登遂卽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
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
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
其爲絹而北者歲百萬疋其富至今始今下惟
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_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

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
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
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
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
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業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
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

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
後爲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
以阜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脚名以幞頭馬周
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
則繫其前脚如唐制

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布
喪之服以金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
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

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
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爲繁矣

蕭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爲士逸
飲無度伯溥之給與有限仲數袖爲償其費季
德之祖親臚伯疏卒仲之子復爲士游學京師
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
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
明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

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四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裁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也余繁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 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繪一入色曰纔借作才是非無爲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耳水也相傳稱之比他水重爾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旣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實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三

終



卷三

九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四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明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檇李高承埏寓公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
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
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

後山詩集卷四
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水空中爲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爲釜凡數十石

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一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以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

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吳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其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刑州鉅鹿洎也過此

爲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爲支流同爲逆
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
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
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
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爾
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
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又徙昉不願內徙後

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
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
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
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苟寡婦乃用苟爾古之漁苟亦
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

于帝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楊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爲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章氏之先起家將爲王氏守北邊號大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大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爲將閩之亂

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大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我一家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足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

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泄漏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余條準此也一坐大烘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至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太祖不可四使寇至

此其誰駢足耶

王師旣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

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燕肉曰孰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祕閣画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

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穎諺曰黃鷓口噤喬麥斗夏中候黃鷓不鳴則喬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蹇獨步行既至衆所見端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峰有隸字曰伏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令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謂云蓋伏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

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費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騾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麴錢壞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

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和儀其為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永守蜀仲春官糶米仲春夏糶鹽惠民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忽絲

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

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

進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顏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竇失戒夜發嚴

如雷須臾巷水沒胥士有獻衣裯之法其要取
綿絮胎縛作向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沒城中捫
涌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卽弭衆工隨與城堞
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僑人舟居謂之
蜚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
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之山間有唐福元之故處
深密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
夜則小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
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旣罷伸
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
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常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

坂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坂納材於場置事材
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
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
材也今百年矣梁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
司以俱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巖頭雪峰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
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熟水而水盞中有同
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旣行復

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
之棘叢展轉鈞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
矣遂棄去旣出世每升坐卽曰錦帳香囊風吹
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至
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
潘郎僧旣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人無語余
爲代曰熟處難忘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
王姓也熙寧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画像男女相

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爲左玄真人遂以爲稱爲朝元圖繪其像於位後夢爲城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臂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世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博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在重使草不

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惟受以乾汞爲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鞮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

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轂遂不
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轂熟視
而歎曰你早作轂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爲嗣通
遂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
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
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勿

效我也

中州松子雖批小不可食然其子可種惟不可
近手以杖擊其蓬使子墮地用深錐刺地深五
寸許以帚掃入之無有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

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
當盡取如其橫生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
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

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爲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爲嗣

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

授鞋他日爲和尚接法嗣遠旣住浮山愛青老

明惠接以洞教後住投子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杜

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

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

王宣徽拱辰丞銜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

以動臣相曰可一舉而盡也有日刁亦與召叛

其謀而不以告詰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

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生客皆

至從官而刁獨終於官職

呂申公曰惟人生之眷不可性

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

二十餘本家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家歎曰真溫公之役也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爲筆漬墨倚肩循沙兩行仍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里人某賊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烟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十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

吾不堪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綏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然河多得官爲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

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尋其境乃舍之

垂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泰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

後山詩集卷四
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欲飯僧於法雲主者
惟白下聽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徒克布衣李南弑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
爲甚篤他日爲曾子聞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
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繼和罰金旣而
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譚
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爲儒賈二

父每相見必以爲患甲曰賢郎何爲曰檢與一
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他日乙曰兒
子竟不免解著賊賊縣已逮矣甲曰兒子其何
免邪乙曰賢郎何虞曰若何著賦詩亦不穩變
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

寶顏堂訂正後山談叢卷之四 終



後山詩草卷四

六